嚴州府志卷

首序 姓氏 凡例 圖 目錄

一星野

丑
3078
1.9
248.23
139.1
21-2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嚴州府志

光緒八年歲次
壬午仲夏開雕

重刊嚴州府志序

修志與作史異龍門敘三皇至秦漢之事爲書祇一百三十卷其後一代之書卷帙多增於遷書至宋史今爲四百九十六卷矣史才之優絀難以尋丈計修志則不然某郡某縣之志則必某郡某縣之疆域山川人物風俗學校選舉金石藝文以及一切興癈沿革建造之事搜羅必廣年月必書庶足備後世史臣之採擇論者謂明康海武功志僅三卷其簡要爲歷代志書之冠非通論也嚴陵於宋爲睦州後改遂安軍紹興年間有遂安軍志若干卷度宗嘗領節度使即位後升爲府於是教授鄭瑤學錄方仁榮譔景定嚴州續志十卷附栞於紹

興舊志之後今紹興志軼不傳而景
定志猶有存者其戶口門載甯宗楊
皇后為嚴州人是足以訂宋史之譌固
地志之善本也自是以後嚴州志多
不傳其傳者祇萬歷志二十四卷而
已卷首題名不著譔人或曰主修或
曰同修或曰纂修或曰續修或曰彙
集體裁舛謬不及景定志遠矣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前郡守任君重輯
府志至乾隆二十一吳守士進始葉
行之其書差勝於萬歷志今嚴州守
桐城吳君春泉重刻是書問序於予
予奉

命巡是邦二年於茲矣搜輯文獻固分內
事而吳君獨先為之則其勤於民
事也可知雖然予聞嚴陵山水甲天

下自嚴先生後山林隱逸之士多有
崇尚氣節維持世風者若唐之施肩
吾方干徐凝周樸宋之方夔何夢桂
其著也謝皋羽遭亂後亦嘗流寓其
地至今讀西臺慟哭記猶懍然有生
氣方今新遭亂離嚴州爲新安下流
被禍尤烈豈無一二隱君子矣志不
屈如皋羽其人者吳君擬援景定之志
例於舊志附刻數卷幸博訪而備登
之無使潛德幽光湮沒於
光緒九年太歲在昭陽協洽相月上
旬二品廕生花翎三品銜分巡浙江
金衢嚴道兼管水利事務長白聯綬
誤

自古記載之書未能增新者莫如
守舊獨至世遠年湮編殘簡所
不惟增新難並守舊亦難是不得
不急求守舊之策也按嚴州府志
係前明太守呂公昌期所修近已不可
得見嗣後惟康熙二十二年前守

任公風厚所輯錄為乾隆二十一年前
守吳公士進所刊行者最稱詳備然
吳序已云志書稍有前守任公所鈔
錄者為草創底稿而自任守以後
至今七十餘年漫無紀錄散佚甚多
矣況自吳守序刻任稿之後至今

又越百二十餘年其散佚尚可後問幾
余於光緒戊寅十二月奉
命來守是邦檢查郡志僅有二十六卷
雖是殘缺尚是蘭亭初印余於是
廣披博訪徧覓年餘竟有異書
荊州之憾庚辰秋桐廬司訓海堤

高君鵬年來郡送試袖出全書惜
印時板已漫漶字跡半多模糊仍未
得窺全韵每思校正翻刻山城僻陋
手民頗難其人今晝閱衢州府志刻成
因原教授般甫鄒君柏森赴衢訪覓
梓工重鐫後函商前分水司諭壬伯

許君仁杰於杭州府通志局假得浙江通志並嚴州舊志補缺訂譌卷帙粗成完備或疑此志已久當有續增第六屬縣志未成府志即欲續增無從下手人雖以增新相待余惟以守舊自期實緣舊志刊板印本銷亡都

盡若再任其散佚勢必至一郡六邑文獻無徵何如憑此翻刻本以上溯淵源為有以存什一於千百此余所以接卷太息誅茅不得已而出於翻刻者也後之覽者或不諒余之苦衷而恕其謭陋孰若夫忠孝節義姓

名有案卷可稽者擬附列三卷以免同
久湮沒此外人物鄉賢限於採訪未
及備登貢職官遷擢姓名及士子
登科入貢有可查考者均擬分別附
列所有未盡一切事宜留待後來
博雅君子續纂大成以垂法久遠焉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夏五月三品銜
補用道知嚴州府事調補杭州府知
府桐城吳世榮謹識并書

太守李公重修嚴陵志成屬予序焉予惟夏之禹貢周之職方志之始也春秋之列國史秦之丞相府圖籍漢之司空輿地圖志之漸也唐宋之地圖宋之圖經明之郡縣志志之備也秦漢以上無庸考矣地圖在唐三年一修上之在宋閏年一修上之圖經又在大中祥符中修之儒臣而須之天下郡縣志在永樂景泰中凡再修而再上焉地圖未之見圖經猶有存者而郡縣志今皆採入大明一統志矣唐宋出常制國朝出特命顧此何自耶蓋景泰中嚴郡所修之志錄本上之翰林副本存之郡學今四十年矣公

乃取而重修之也予嘗觀之舊志所書有若沿革分野疆域山川之類無所損益今則仍之而已其他事物遺者則補之誤者則正之來者則續之而各有微意存焉夫郡置守有貳有判郡之所由治也縣置令有丞有簿縣之所由治也郡縣治守令賢矣生養遂戶口增矣作息均田野闢矣播種時物產登矣衣食充貢賦足矣由是教化行而風俗美焉絃誦聞而學校興焉誠敬將而祀禮舉焉德業修而科目盛焉賢俊用而人物見焉不特此也高尚之士道學之儒世嘗有其人矣而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何代無之哉至若山川之秀鍾於人也或有神靈之及物壇廟之祀

著於今也或有功德之在人冥頑怙終必置之法而刑獄不可無扫盜竊發必加之兵而武衛不可缺辟宇所以出治郵驛所以傳命舟楫橋梁所以濟眾陂塘堨堰所以利農與夫積聚有倉皁財有庫恤孤有院聽訟有亭勸士有坊樂賓有館古蹟有禪於登臨遺事有廣於聞見詩文有關於世教行遣有切於時宜若此之類所以補之正之續之者其亦多矣此外非道之同君子所不與也非理之正聖人所不語也而寺觀仙釋舊志必為之書以備參考以垂鑒戒者今亦仍之嗟乎命出先朝事因前守創不自乎已也同修者二郡僚校正者一儒生勞不涉乎眾也毫楮

之屬一皆給之公儲之餘費不及乎民也不有識見與才力者其能然乎然則一郡事物之畢載誠非小補也而千載文獻之足徵豈非嘉惠哉予辭不敏不獲已而勉為之序公名德恢東安人一門五世孝友忠義之篤爵位勳業之隆文學科名之著時鮮及云

呂序

知府 呂昌期

常聞人無幽顯道在則尊地無豐犄人傑則靈則郡邑之所由著名可想也士君子立身寰區匪出卽處處不能絕塵坌出不能肩鴻鉅無爲貴出處矣余常尙友古先至漢宋間輒津津慕子陵希文其人願爲執鞭而不得歲萬歷庚戌奉天子命來守嚴邦自慙孱弱不足當名郡下車之日見其厥土隘而瘠非有平原沃野之地也城郭淺而庳非有連雲接漢之勝也民遭飢饉之後戶口凋殘非有轂擊肩摩之衆也山麓絫石爲田僅收鐘釜非有千倉萬箱之蓄也無粮可輸祇以山蠶入帛非有飛芻輓粟舳艫相

啣之賦也則竊訝所稱名郡者安在已而偕二三僚友尋幽選勝觀夫錦峯綉嶺競秀爭奇紫綠萬形掩映衣袂又觀夫巨浸奔濤襟江帶海清流澈底可鑒鬚眉游於斯者若骨曳青玉身入鏡中也夫然後知山川形勝之美甲於兩浙他郡邑當避舍矣已又披覽圖牒景仰賢豪坐子陵之釣臺清風習習盈江渚間令人毛髮竪立有飄然人外之想瞻希文之遺像可想其恢宏沉毅舉宇宙內利害劇易之務一力擔當而毫無阻難蓄縮之意雖其他名賢循吏未易悉數卽此兩君子高標偉伐輝映古今他郡邑不當避十舍哉蓋人文地靈默相感召果其人足爲世重卽

無燿異標奇而名山大川必且藉以吐露姿色苟爲不然雖丹崖碧滿前代所稱爲絕勝者亦若有湮涅封蔽澀縮迴却之狀理有固然無足異也閱兩禩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而獨所謂郡志者自前守蓉江楊公纂修以來迄今三十餘年間紀載多闕余不覺憮然曰是不虞久而無徵耶因與諸同寅及六邑令悉心采訪時郡有俞生炳然素稱博雅屬之銓次補葺以俟後之君子會楊公哲嗣致吾秉憲臬司尊人之芳懿益著當書成之日請一言弁諸首而以俚語附末簡抑因是而有感焉夫志猶史也史以衰鉞哀端辨若蒼素弗可易也自秦郡縣以來官斯土者不知凡幾居斯土者亦不知凡幾而某也賢某也不肖如從雲耳譜高曾一一可指數焉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余謂清任皆人所命而非君子所自居譬之造化露溥月潤豈以清名地負山凝豈以任顯至人之心緇白宓隆都無名相而世俗就其近似者摹之爲清爲任此非君子之願而亦世道之幸也嗟嗟男子七尺之軀負荷謂何余雖以清任顏其堂勉希前哲而捫心自省清耶任耶無清任名者耶尚茫乎未有實處也余懼貽山川羞矣敢并以告同志者

錢序

郡守錢廣居太倉人

書以誌言亦誌其蹟而不雜質而可稽條分焉而有典要絕類應邵紀泰山封禪事固稱重也其誌山川雲物天人法紀又恍若漁人從桃花源來雞豕桑麻歷歷可數乃栩然覺有靈氣故纂誌書之難較他書更倍嚴州郡志自萬歷年續修於平陵呂公迄今三十餘載後遇方兵作祟原板半燬於祖龍半沈之穢阱山川人物盡屬烟銷闕文之憾又不止在魯魚帝虎間也嚴雖褊壤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若令先代文獻無徵不信其何以令後之人不替唏噓憑弔之思

乎因與諸同寅及六邑令長謀新之而又色然沮也蓋此書關一郡風教昵於獨則慮管窺之難以測海稽於眾則又患築舍之滑於道旁法從嚴則遺珠漏網之懼深法從寬則石媚玉溫之辨混故與其新也甯舊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小子所以遵前人之法而不敢過也間有一二逸事堪爲誌中點綴畧存之以備參考齊人既有事於蚩林必將有事於泰山禮也予甯守禮以俟後之君子焉爾

任序

知府任風厚

古來遷固稱良史才遷始創爲八書其後固易書爲志識者謂修史莫難於志則郡國之志視此矣我皇上御極二十二年耆定功成東西侯尉大化翔洽爰命修一統志以釐定章程整齊倫類與禹貢周官並垂不朽廷臣謂各省通志文獻所關下其事於郡國風厚承乏守郡欣與盛典竊謂郡之視省猶邑之視郡遂進六屬之長而往復董率且以踰期爲戒復敦聘宿儒吮墨含毫焚膏繼晷甫匝月而告竣大抵志之所載方輿賦役禋祀學政諸書有待於更定者不過十之二三惟官師人物二志每每見聞異詞愛憎失實非才學識兼長不能勝任而愉快然千百年間若宋璟杜牧范仲淹會泣茲土宋杜遠矣而文正公之遺澤猶能道之則記秩官者非徒驚乎其名也至風厚泛棹嚴灘登子陵釣臺徘徊憑弔與謝皐羽墓橫對大江乃知此邦名賢高士實有廉頑立懦者興起於前而科名相業自宋元以後無出商文毅右者卽如比歲甲寅寇亂淖遂諸邑與三衢接壤罹禍最先一時烈婦貞女孝子順孫雖各縣詳載志中而蒐羅未及者亦恒有之況

前此零落於殘編斷簡之中湮沒於故老遺黎之口者可勝道哉故於載筆之條斟酌損益不敢濫予以傳是不敢失覈以傳疑旁搜博採兼聽並觀以期月之徵求欲補數百年之缺失豈無掛一漏萬貽譏作者夫亦惟是總其大綱俾方輿賦役禋祀學政之屬朗若列眉而於官師人物一篇之中尤兢兢致慎庶賢者以有所表彰而知勸不賢者以無所紀載而知懲亦不無少補於萬一也歟時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桂月

誥授中憲大夫嚴州府知府加二級關中任風厚撰

毛序

國朝　毛際可　遂安進士

睦志舊無可攷卽明李公德恢癸丑志本亦散軼不傳厥後惟明呂公昌期志最爲明備嗣是紀載闕然至

皇朝康熙癸丑而始奉修志之檄繼值軍書旁午纂輯之務遂至甲辰癸亥春三月

皇上耆定告成海宇清晏復敕直省各以遍志進而文獻之徵尤以郡邑爲準郡伯任公聞

仰警惕涓吉從事取六邑之掌故而集其成爰敦聘名儒開局試院聽政稍暇相與斟酌損益焉而際可濫與珥筆之列例得弁言簡端夫郡邑有志猶國之有史然史一成而不可易而志則不可以不屢修者何也蓋郡邑之志父老子弟傳聞異辭既不若史臣之聞見最眞而殘篇斷碑銷蝕湮滅於風雨標莽之間者又不若會典之頒布可久則因時蒐羅無致失墜俾後來者有所稽考固賢守令之任也卽如吾睦踞浙上游夙稱都會名卿碩士先後比肩數十年來法制之修明田畝之懇闢與夫孝子烈婦之流芳端人正士之懿行已有不可勝述者甯得不急爲編輯也哉際可章句鄙儒三長滋愧又以